



小白兔和小花兔

崔雁蕩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小白兔和小花兔

(童話)

崔雁蕩 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武漢

內 容 提 要

這是一個童話。故事寫小白兔和小花兔因爲各自的缺點：說謊、使小性，致使兩個很好的朋友鬧翻了。他們鬧翻了以後，發現一個人什麼事情也做不成，同時經過山喜鵲大伯的教育，兩個人都改正了缺點，重歸於好。

大花蛇是個兇惡的傢伙，牠要吃掉小山喜鵲，機警的小花兔設計救下了小山喜鵲。小白兔和小花兔越發感到團結的好處和生活的可愛。

小白兔和小花兔

(童 話)

崔 雁 蕩 著

*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漢口解放大道332號)

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一號

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

武漢市國營武漢印刷廠印刷

*

書號：390·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開·1 $\frac{1}{16}$ 印張·19,000字

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90,000

滿山的花兒啊，多好看呀！它們叫什麼名兒呢？可真叫不上來。

密密層層的大松樹啊，擠了個嚴又嚴，每天哪，不知讓太陽費了多大勁，才透進一縷縷細光來。

山澗裏，流着藍哇哇的泉水，流啊，流啊，沒有個完地往下流，她一碰見擋着路的大石頭，就立刻憤怒地跳起來，噴出了白凜凜的浪花，彷彿是要把那塊石頭吞下去。可是，只一會兒，她又勸解着自己，消除了心裏的怒氣，平平靜靜地流下去。

山喜鵲飛着問她說：「泉水姐姐，你到底流到哪兒去呀？」

泉水姐姐柔聲地回答說：「媽媽說，到外婆家去哇！」

山喜鵲問說：「誰是你外婆呀？」

泉水姐姐說：「是海洋啊！」

忽然，一個白茸茸的東西，猛孤仃地跳來了，撲通一下子撞到泉水姐姐的懷裏，鬧個沒完了，還笑着說：「泉水姐姐，咱倆親親呀！」

泉水姐姐定了定神，一看，「啊，是你呀，小白兔！可把我嚇壞了！撞得我好疼呀！」她生氣了，雙手用力地抱住了他，使勁往下邊揪。

小白兔沒想到泉水姐姐生他的氣了，拚命地往上掙扎，可是他哪兒是她的對手啊！越使勁，越往下邊沉。唉呀，他驚得喘不過氣來了！

泉水姐姐開玩笑地說：「咱倆親親呀，我打算到你肚子裏去玩玩呢，你快張開嘴呀！」

小白兔的嘴果然張開了，泉水姐姐一下就溜進去了。

小白兔真有點受不住了，用盡了全身的力氣往上竄，可是實在不行了！

山喜鵲有些耽心了，他飛過去，打算用爪子把小白兔拉上來。泉水姐姐很不同意的對山喜鵲說：「山喜鵲，你聽啊，小白兔太調皮了，應當受點教訓啊！」他常常用石頭打我，見了我，總喜歡往我身上撒尿，你說，這對麼？我的脾氣可不是好惹的呀！」泉水姐姐又把小白兔往下揪了一把。

山喜鵲着急地喳喳着說：「多可愛的小白兔啊，嗨，誰來救救他呀！他媽媽還等着他吃飯呢。」

遠遠地傳來了一陣歌聲，是誰呀？噢，是小花兔啊，「嗨，小花兔，快來呀，小白兔快要淹死了，快來救救他呀！」

小花兔一聽到這個，跑得可真快，三竄兩蹦地就奔到了河邊，一看見小白兔快被水淹壞了，她想立刻跳下去，山喜鵲急忙喊道：「別跳呀，那會一塊兒把你淹死的！」

救人得想個辦法！」

小花兔一聽，「唉呀，怎麼辦呢？」——對，找根大樹枝，伸給他，他不就可以抓着上來了麼？」

山喜鵲說：「還是肯想辦法的好！」——小白兔果然抓着那根大樹枝子上來了。

小花兔開心地問：「不要緊吧？小白兔。」

小白兔抖了抖身上的水，向泉水姐姐說：「有意見提嘛，幹麼這樣捉弄人？」——

泉水姐姐格格地笑了，說：「你沒覺出剛才我往上推了你一把？小白兔，你應該知道，多少媽媽用我給她們洗衣服、泡茶和做飯呀？」

小白兔的臉紅了，想到是自己做錯了，便說：「泉水姐姐，是我做錯了，以後，我一定好好地愛護你。」

山喜鵲快樂地說：「這多好哇，有錯就改，小白兔真好！快回家去罷，媽媽在等你吃午飯呢。呃，小花兔，送送他。」

小花兔拉着小白兔的手，說：「走，我送你回去。」

第二天，小白兔老早就來找小花兔，兩個人和小弟弟過家家玩，玩得可高興啦，小花兔把她所有的玩具都拿出來給小白兔玩，還把一個小香瓜拴上了綫，掛在小白兔

的脖子上，說：「這個送給你吧，可香啦，是我媽在遠處找來的。」

小白兔聞了聞，「嘿，真香」，接着說：「等明天到樹林裏揀蘑菇給你做菜吃，你媽一定喜歡它，我媽就喜歡它！」

玩了半天，小花兔想到過家家可沒有間屋子，這哪能算是過家家呢？說：「嗨，小白兔，你會蓋屋子麼？過家家，沒有間屋子，那算是什麼家家呀？嗨，咱們要能自己蓋間小屋子該多麼好哇！」

小白兔耳朵一豎，立刻嚷道，「咱們搭一間嘛，只要你不嫌累，幫着我，我就能搭一間。」

小花兔高興地說：「我不嫌累。」

小白兔手真巧，他揀了一些樹枝子當作屋架，找了些籐蔓子當作繩子，把它們綑在一起，小花兔幫着他舉上了最大的那根屋樑，嘿，真像個小屋的樣子了！

「是個小屋了，可是屋頂和牆用什麼蓋上呢？」小花兔問。

小白兔想了一會，說：「用芭蕉樹葉子吧，你說行不？」

小花兔很贊成，說：「好，咱們就用它，走，咱們到河邊上去拉去。」

小白兔說：「得拿把刀子啊！有麼？」

小花兔說：「有，我拿去。」

連小兔弟弟，三個人興高彩烈地到了河邊，揀着那些比較矮的芭蕉葉子割下了許多，運了回去。

小白兔輕輕地爬到屋架上，一個壓一個地往上鋪葉子。小花兔和小兔弟弟就在下面往上邊遞，不大一會工夫，便把屋頂鋪好了，接着又下來往四面的牆架上掛，最後，朝南開了個門，朝北開了個小窗戶。

三個人又找了些柔軟的小草，鋪在屋裏的地上當作地毯，小花兔拿了些豆角、嫩筍、甜瓜來，大家坐在屋裏一吃，嘿，多美呀，「這才真像過家家呢！」小花兔這樣說着，兩眼不住地往屋的各處看了又看，向小白兔不住嘴地說：「我覺得咱們自己蓋的這個小屋子比爸爸媽媽蓋的那個大屋子好，你說呢？這多有意思呀，咱們也能蓋屋子了！」

小白兔當然更高興了，說：「真的，咱們親手出上一把力量，就覺得特別有意思！要是咱們永遠不親自動手，就永遠住不上自己蓋的屋子！」

小花兔很同意小白兔的話，說：「我覺得咱們自己蓋的屋子住着特別好玩，咱們自己找的吃的特別香，對嗎？」

小白兔回答說：「真是那樣！還有，我覺得大家在一塊兒做事情，比自己一個人幹有意思。」

小兔子也發表了意見，說：「我就願意和你們在一塊兒玩，一塊兒蓋屋子，我就不願意一個人幹什麼。」

玩了半天，小白兔開始有點膩了，對小花兔說：「咱們到大樹林裏揀蘑菇去吧？」小花兔不同意，說：「在家裏玩多好哇，咱們剛蓋的屋子，你這麼一會就玩膩了？」

小白兔撇了撇嘴說：「老膩在屋裏，多麼悶人呀。有了屋子，就應當到外邊去揀點吃的呀，再說，出去跑跑，跳跳，也長點精神呀！」

小花兔覺得剛蓋了這麼好的小屋，真不願意離開它，實在不高興出去，繃着臉說：「你要去，你自己去吧！不用在我們這兒了！」

小白兔覺得她太不客氣了，大聲說：「哼，走就走，你當是非在你們這兒玩不成啊？屋子蓋好了，用不着人家啦，就立刻趕人家走。」

小花兔可委屈死了，心裏想：「誰要趕他，可他硬要這樣說。人家本來是要留他在新小屋裏多玩會嘛。」小花兔也真惱了，生着氣說：「好，去，去！那你就馬上走哇！」

小白兔啊，一點涵養也沒有，也不想想人家小花兔心裏究竟是什麼意思。他忽地跳了起來，抓開人家的柵欄門子，回身故意地使勁把門一摔，便一股烟似的竄了。

小花兔趕到柵欄門口，扶着門框，呆呆地望着小白兔的後影，氣得連眼淚都掉下

來了，撮着嘴，自己咕噥着：「你當是非跟你玩不成啊？」及至望着小白兔剛要跑過土山崗去又回頭向這邊看的時候，她才猛然關上了柵欄門賭氣回來了。小兔弟弟不明白他們爲什麼吵起來，便問道：「小白兔怎麼啦？誰招他啦？」

「管他呢！」小花兔領着弟弟回媽媽屋裏去了。

媽媽問道：「呀，怎麼啦，你爲什麼哭啦？」

小花兔故意裝做沒事的樣子，說：「我才沒哭呢！小白兔不講理，摔咱們的柵欄門。」

媽媽說：「小白兔來了，是客人，別老和人家吵架呀。」

第二天，小花兔一上午沒出門，可真驚得慌。

從窗戶洞裏遠遠地看見小白兔拿着小籃子向大樹林裏走去，他忽然停了腳，站在土山崗上，望這邊看呢，小花兔心裏想：「就到這邊來不就好了麼，幹麼老站在那兒傻看什麼。來嘛，我絕不再生你的氣啦，只要你來，我一定先和你說話。」

但是，小白兔忽然轉過身去，往北邊走去了。

「怎麼？不過來？不理我？活該！愛來不來，誰少你！」小花兔失望地生氣了。

「哼，你能去，我就不能去了？大樹林子也不是你們一家子的，倒讓你看，我自個也能去，還必得等你來找？」

她溜出了家門，順着河邊慢慢地往大樹林走去，嘴裏還故意哼着歌兒。

小白兔老遠地就聽見她的歌聲了，他歡喜得兩個長耳朵一下豎了個挺直，往前對着歌聲的方向仔細聽，「是她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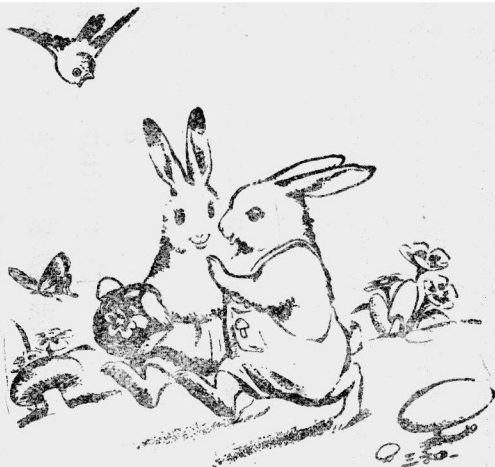
他兩手對攏在嘴邊——像傳話筒一樣——大聲地喊道：「小花兔，小花兔！快來呀！這兒的蘑菇可好啦！」

小花兔故意地裝作沒有聽見，臉不轉過來，可斜眯着眼偷偷地瞅着小白兔，仍然一直地往北邊走。

小白兔早就蹦到她跟前了，眉開眼笑地說：「小花兔，這兒多好玩呀！你看這蘑菇多嫩呀！我揀的，都送給你，你媽準喜歡。」

看見小白兔活潑熱誠的笑臉，小花兔一肚子的氣，都一下不知跑到哪兒去了，高興地說：「都送給我？那你哪？」

小白兔說：「我們再揀啊，大樹林



小白兔和小白兔高高興興地去採蘑菇。

（馬三和插圖）

裏有的是。」

小白兔在前，小花兔在後，兩個人高高興興地往大樹林的深處走去。

小白兔一心一意地找蘑菇，見一個揀一個。

小花兔在後面却被那些美麗的野花吸引住了，她完全忘了揀蘑菇的事，見一朵野花就掐一朵，掐了一大把，真有點累了，說：「小白兔，歇歇吧，真累死我了。」

小白兔笑着說：「好，歇歇吧，咱們比比誰揀的蘑菇多！」

小花兔有點不好意思了，說：「我，我掐了這麼多好看的野花，香得很哪！」

「蘑菇呢？」小白兔問。

「我沒有揀，……花多好看呀！我也全送給你！」

「花有什麼用？」小白兔不高興地說。

「蘑菇有什麼用？」小花兔反駁地說。

「蘑菇可以做飯。」

「花香，可以擺在屋裏，比蘑菇好看。」

「那你就光擺你的野花，甬要我的蘑菇了。」

「不要就不要，誰稀罕你的這點臭蘑菇！」小花兔再也不能忍受了，說完了，就賭氣跑了，跑得那麼快，那麼教人追不上。小白兔追了一段，只好懶洋洋的回家去了。

小花兔快跑到家門時，頭上飛來了山喜鵲，山喜鵲說：「怎麼又吵嘴了，小花兔？多不好！」

小花兔委屈地說：「他淨欺侮我！什麼都得依着他才成，哪兒有那麼好的事啊？」

山喜鵲說：「噯，小花兔，他願意你也多採點蘑菇，是對的呀！那樣不就是幫助媽媽麼？你怎麼不懂得這個道理呢？你挺聰明，我想你比小白兔更愛你媽媽呀！」

小花兔說：「他的態度太不好。」

山喜鵲說：「可你的態度呢？」

小花兔知道自個沒理了，藏到屋裏去了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山喜鵲又趕上了小白兔，他說：「怎麼啦，小白兔？」

小白兔說：「小花兔真不講理，她不揀蘑菇，光掐野花，我說她一句，她就不愛聽啦！你說呢，山喜鵲大伯，揀蘑菇可以幫助媽媽呀！掐那麼多野花有什麼用？」

山喜鵲笑着說：「小白兔，你的話是很對的，作的事也很好，可是小花兔結果沒有聽你的話，這怪誰呢？」

小白兔說：「當然怪她。」

山喜鵲說：「不，小白兔，不完全怪她呀，也該怪你呀！你想想，她比你小，又是你的好朋友，她是個小姑娘，愛花，不是什麼缺點呀！你應該好好地向她說明白，

她會聽你的話的，可你的態度是那麼粗暴，叫她怎麼不生氣呢？你呀，好事辦成壞事了！好朋友嘛，明天去找她，她會同你和好的。」

第二天，天剛矇矓亮，小白兔就去找小花兔，人家還沒有起來呢，他便在窗洞外邊喊：「小花兔，小花兔！咱們去掐野花去呀！」

窗門忽然開了，小花兔繃着臉說：「去，甬上我們家來！」說完，沒等小白兔答話，便立刻又把窗門關上了。

小白兔急忙跑過去，拍着窗戶說：「咱去掐野花去，我給你掐一筐子，快開門呀！」啊，門果然開了，但出來的可不是小花兔，是她的媽媽。她媽媽倒是很客氣地說：「你自己去玩吧，小白兔，省得一會你們又打架。」

哼，小花兔躲在她媽媽的身後邊，光眨着眼睛，一聲也不吭。

砰！屋門又關上了。

小白兔愣住了，呆了半天，只好低着頭，沒精打彩地往回走。

那件晒在竹竿上的白被單擋着他的路，「討厭的東西！」他用兩隻泥手往那件白被單上合掌一按，嗨！一面一個手巴掌印！真像真的！再來一個！再來一個！哈哈，真好玩！

他忽然不再笑了，「呀！人家好好的白衣裳，全給弄髒了！唉，我爲什麼這樣作

呢？」他有些後悔了，忙用手去擦，可是越擦越髒了。

門忽然開了，跑出了小花兔和她媽媽。

「小白兔，你可真不對呀！怎麼把我們挺好的白被單給弄成這個樣子？這是怎麼說的！」小花兔媽媽生氣追了來。

小花兔也真生氣了，「你知道我媽洗這件被單多不容易呀！」她真想教訓教訓小白兔，她從地上揀起了一塊土坷垃，衝着小白兔的旁邊打去——想嚇一嚇他，唉，誰想到他恰巧一回臉，正打在他的眼眶上。

「唉呀！疼死我啦！」小白兔蹲在地上直個勁地哭。

小花兔看見小白兔疼得那樣，心裏真發慌了，「真後悔死了，我可不是成心用土坷垃打他呀！」她跑回屋去，從門縫裏看着小白兔。

小花兔媽媽趕緊跑過去抱起小白兔，安慰他說：「嗨，這是怎麼說的！小花兔真該打，怎麼拿土坷垃打人呢！好乖孩子，我給你洗洗臉，快別哭了。」

可是，小白兔一扭身便跑回家去了。他一進門就一頭撲到媽媽懷裏，哭着說：「小花兔媽媽打我！」

小白兔媽媽一聽這個，又看見自己孩子的臉都發青了，一把拉着小白兔就來找小花兔媽媽。

小白兔媽媽理直氣壯地說：「小孩子們玩惱了，你一個大人家怎麼也下這麼狠手哇？」

小花兔急忙替自己的媽媽辯護說：「是我打的，不是我媽。他把我媽洗的被單都給弄髒了。」

小花兔媽媽說：「都是小孩子，都得好好地教育教育。」

小白兔媽媽以為她是說自己不會教育孩子，更生氣了，大聲說：「那你就好好地教育教育你的好閨女吧！」

從此，小白兔媽媽對小花兔媽媽有了意見，見了面總是很生氣，並且嚴厲地對小白兔說：「你要是敢再去找小花兔，我就不要你了！」

為了怕吵架，兩個媽媽都不准他們再在一塊兒玩了，唉，這是多麼難忍受的刑罰啊！

「這是因為什麼呢？」小白兔在想這個問題，小花兔也在想這個問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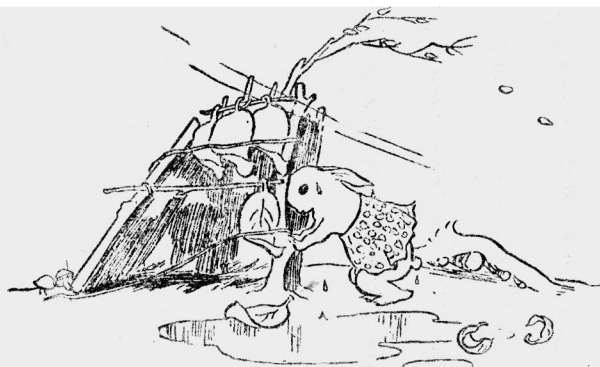
可憐的小白兔天天爬在窗台上，遠遠地望着那邊的小土崗，小花兔也總在窗戶裏向這邊張望。

晚上，大風雨來了，小花兔惦記着她和小白兔一塊兒蓋的那間小屋子，她披了衣裳，冒着風雨去看它，「可別叫風吹倒了啊，」她一邊想着一邊走出去，唉呀，在一

個大閃電的白光裏，她看見他們的那間可愛的小屋子被大風吹塌了。她可真動心了。她扔掉了衣裳，不顧狂風暴雨的撲打，去把那間小屋收拾起來。但是，這不是一個人可以做成的事，她弄好了這邊，那邊倒塌了。她弄好了那邊，這邊又倒塌了。

弄了多半黑夜，雨水把她淋得成了個小水雞，可是，她始終沒有把那間小屋弄起來。

「一個人幹，就不如兩個人一塊兒幹，要是
有小白兔，這間可愛的小屋子不就又蓋起了麼？」
她這樣想着，難過的呆望着那間倒了的小屋子，
她不禁哇地一聲哭起來了。「真後悔死了！小白
兔多能幹，人家有什麼錯？可我儘和他鬧脾氣。
這可好，媽媽不教和他在一塊兒玩了，往後，一
個人孤零零地多悶得慌呀！一個人什麼也做不
了，別說蓋屋子，就是到大樹林掐野花揀蘑菇，
也是有個夥伴好哇！我爲什麼這麼小氣呢？鬧得
一個人呆在家裏，什麼也幹不了……」雨下得更
大了，但是她彷彿沒有覺得雨水是那麼凶暴地衝



她弄好了這邊，塌了那邊，一個人什麼也幹不了。

(韓寶琳插圖)